

經部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葉八白易傳卷十五

明 葉山 撰

巽下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何也葉子曰剛毅奮震之才可以横絶乎四海發強果敢之氣可以操縦乎八荒弱而不能出退而專務入矣其何以定天下之大業而成天下之大務哉施之身而不足以恢宏其德業布之政而不足以光大其國家其惟卑身而從上

屈已以下人乎若鄭之依晉若蔡之依楚取其蔭而竊其庇保國安民之道也雖然審所圖而知所附者資強起弱之道也不然則㢘于弱知所附而又知所擇者以弱用強之哲也不然反斃于強江黃之主齊雖可以獲一時之美觀而終不免于滅魏孝武之依宇文泰雖可脫一時之虎口而竟至于亡故東萊有言曰為國者當使人依已不當使已依人已不能自立而因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

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恃乎雖然此特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存常盛可矣然猶未足恃也晉主夏盟宋謹事之及厄于楚師析骸易子晉迫于狄而弗能救也齊桓仗義江黄睦焉及楚人圍之旋以亡滅齊忽簡書而莫之恤也齊晉猶不可依况其他乎雖然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尤有甚者焉魏孝武脇于高歡所恃者宇文泰耳一旦脱身虎口杖策入關舍所畏而

得所依天下之樂孰有過于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于所畏之高歡而在于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禍實生于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為安者其失豈一端邪使鄭忽不辭齊婚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信非德高位高道勝勢勝若周文為阮人之所依漢文為南越之所仗以強大之英勝為弱小之歸附者果未足為福而禍或存乎其間矣可不慎

乎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何也葉子曰畏首尾者無幾餘之身無特操者多坐起之節昔嘗為之詩曰莫言男子性烈火焚枯柴莫言男子情一刀兩分開蓋謂天下事斷之在已而已矣若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是為因人成事之人而語不可了者不免為奸人之所棄君子尚可以無斷乎無斷則作止皆疑而漠然兩可上之不可以立功下之不可以建德矣此豈持身

之道也知其非持身之道而藥之以對病之劑其惟奮武夫之勇而義以為上達必為之義而禮以行之已乎則起懦為强而天下之疑以斷破暗為明而天下之業可定士道其庶幾矣孫權既欲迎操又欲敵操不有砍几之斷天下或幾乎危矣袁紹既欲伐劉又欲援劉終無一定之適所以不免倉亭官渡之敗也與毛遂之言曰縱之利害兩言而決然則執狐疑之心而持不斷之意者果不足以成天下之事也何

貴于卑且遜哉易曰進退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何也葉子曰恭近于禮以遠恥辱者君子守身之常法撝謙而不為違則者人臣處事而應機士大夫豈不欲守天下之定禮持一身之中正哉時之所遭勢之所壓不得不若是焉耳是故鞠躬未足也而俯僂俯僂未足也而扶伏扶伏未足也而下牀下牀未足也而宣之于聲音笑貌之繁備之以陳辭請告之劇則亦極矣以其迹

觀之誠若鄙夫之容説蘇秦張儀之妾婦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望風承旨望塵下拜遺笑千古得罪名教者然有爲焉非邪心也有故焉非諂態也居非其地則委曲所以遠災勢可不伸則卑屈所以安分是亦定禮之不可廢而中正之所由行也已不然君子以其一身養浩然之氣而使之塞天地之間者乃爲是足恭以至斯極可謂有人心乎正考甫之益恭于三命之後德言盛也周公之恐懼于流言之日禮言

恭也藺相如之引車避匿不敢以私鬬也李愬之拜于路左葢欲示之分也觀其心者可以知用中之權矣易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三頻巽吝何也葉子曰恭儉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以聲音笑貌為恭儉則有時而作亦有時而輟此王濬勉為折辱而終之不能無褊心也其惟相如之于廉頗周瑜之于程普乎雖然哲宗相司馬光詔詳定役法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于君

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光不然之軾又陳于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昔軾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時光將盡改凞豐之法范純仁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光持之益切純仁曰是使人不得盡言爾若欲媚公以求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嗚呼以君實之賢而猶不免于今日

謝軾明日謝純仁而況其他乎此君子所以克己之為貴也易曰頻巽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事已不可以弱才單力為之矣而又況遇人之剛暴乎詩曰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此君子所以多慨歎而啜泣也雖然君子之處世也不患吾力之寡弱而惟患持已之不恭不患彼勢之強暴而惟患接人之無禮夫苟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四海之内皆兄弟矣何

往而不善乎以内則得親以外則信友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古之人有行之者其丙吉之寛厚不伐張安世之謹慎周密乎成有聲之業全名位之盛不曰徼倖而已也然則鄭以慎禮處強暴之間則存蔡以宣淫密夷狄之側則滅不亦宜乎易曰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何也葉子曰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管子曰聖人者明于治亂之道習于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為治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是知聖人以德臨民固未嘗不守天下之常而以時出治亦未始不通天下之變惟易窮而變變而不失其常乃所以為正也正則變而通通而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太初太始不可以久安敦艮厚終乃所為長治其斯以為聖人之道與雖然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常人

安于故俗而學者溺于所聞是以始之甚難而終之則易耳聖人知始之難而終則易也是故有神化之道焉丁寧于其變之前必也革而當俾天下曉然知利害之原揆度于其變之後必也宜于民俾天下安然習便利之益則始之雖或尤而或怨終之且不識而不知矣楊誠齋曰盤庚之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是也卒之民安而俗定聖人

之用權蓋如此秦政王莽不足言矣宋神宗不審丁寧揆度之義卒為國家喪亂之本可不慎乎易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何也葉子曰孔子曰鄙夫之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宋人書五代郭崇韜傳後曰古之大臣富貴已極滿前無所顧則退為身慮夫患失之心生則脅肩之態作顧慮之心盛則吮舐之醜章此之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此之謂

不能以禮義廉恥節嗜慾矣何以持其身而植其節乎然而為此者以為足以保所有也殊不知恭愈過而計愈踈甲愈甚而謀愈拙徒喪其守而不免于傾其身以敗其家矣豈所謂致恭以存其位也哉李斯聽趙高廢立之邪謀阿二世狂悖之暝行而卒之殺斯者高與二世也崇韜勸立劉后以自固而卒之殺韜者劉氏也嗚呼豈非萬世人臣之監乎何也禮雖自甲而尊人而妄悦人者亦所以自辱昔晉趙武卒

鄭伯銑然如晉弔及雍乃復晉少姜死魯昭銑然如晉弔及河晉侯使人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卒之鄭細日甚而昭公客死不可以知諂媚譎悪之不足以自全乎夫以諂媚人者求免而未可必則以禮自處者履虎而不咥人斷可知矣是故衛青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抗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黯數請問朝廷國家

大疑遇黷加于平日魏進司馬昭為晉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廷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然則禮是而人乃是正所以全人禮是而人則非非所以行禮是故均一計也知者謀之則為哲愚者謀之則為畏均一禮也君子行之則為恭小人

行之則為惡均一儉也君子行之則為節小人行之則為詐何則時義之不同存心之各異也故子囊囊瓦之城郢孰不衛社稷也而一則君子以為忠一則沈尹戌以為卑陳萬年之教其子晏師德之教其弟孰不與人恭也而一則後世以為諂一則君子以為厚公孫弘宣秉之布被孰不為志約也而一則汲黯以為詐一則光武以為節豈非施之于其所當施則是而不當為而為之則不勝其陋邪易曰巽在牀下

喪其資斧貞凶

䷹

兌亨利貞何也葉子曰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不咈百姓以從欲則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其為懽欣交通何如哉然而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則生殺予奪一以至仁而無私刑賞威惠本諸天理而無間矣斯其為聖人法天之治乎故曰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

養而草不謝榮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繩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所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三王五帝之治蓋如此沛公初入關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于是民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

徙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唐祖克長安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太宗擊破河西執高德儒數其為佞人而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庶幾得悅民之道物莫不悅而與之矣自餘暴君汚吏不知所以悅民而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而災不免於逮其身矣甚者悅之不以道若宋鮑禮于國人季氏世修其勤田氏家量貸而公量入則非惟悅道之盡抑

亦國之賊而民之餌矣可不慎乎吾有善于馮道之取劉審交焉漢汝州防禦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祀其丘壠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焉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覩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稅除其傜役也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衆人之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易曰允亨利貞

初九和兊吉何也葉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用也錯之者和之也是故常以經變也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而天下之事庶有瘳乎是故喜起于上朝無間言矣不有同牀之慮乎和衷于下野無偶語矣不有同壓之陋乎是故上下之相悅君子當知所審矣負特立不倚之操于大同無我之日持由衷獨斷之見于都俞吁咈之朝若舉朝皆賛

拜而伯益進儆戒之謨舉世尚節義而申屠蟠為見幾之哲斯不以悅為悅而以道濟其悅悅之至同之異也非剛方正大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此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可以知君子之悅矣易曰和兌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何也葉子曰貞介絕俗者多睽孤之行嫵媚柔和者乏誠信之資是故悅固與人之至德而誠又持悅之要道也誠齋曰刁協以佞說近伯仁

則不克仲智之責蕭誠以軟美悦九齡則終為李泌之所譙君子之悦人也其可以不誠乎愉色婉容以悦其親忠信誠慤以悦其友精誠懇惻以悦其君易直子諒以悦其民斯無愧于悦矣三代而下惟程明道其可以語于此乎易曰孚兑吉悔亡

六三來兑凶何也葉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小人難事而易悦不以道悦之脅肩謟笑以為媚未同而言以求容而孰知君子之不悦也

烏能得其歡心哉齊王厚送其女而屠牛吐有弗受

鄭詹自齊逃来而君子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王欽

若為寇準拂鬚而準曰安有樞使為人拂鬚者二張

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悦其意虛位揖之而璟

不為禮故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又曰未同而言觀

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噫小人以為容悦可以

要君子其如君子之不可要何易曰來兌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何也葉子曰大臣之事君以

求悅也悅有二容悅不足言矣以安社稷為悅者悅在外者也以正君心為悅者悅在内者也二者有本末先後之分為可無商榷謹擇之慮乎有商榷謹擇之慮則自無安居寧處之心矣然則若之何而可隔絶衆疾不使居膏之下肓之上以正君之心一正君而國定乎悅之大喜之至也夫何以生疾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令無乃一之則生疾矣何謂疾傳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瘻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枀何而治之傳曰省事輕刑則瘻不作無使小人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貨財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庫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怨咨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

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安而國定社稷無傾覆之患矣恱之大喜之至也先達有言人之養生者餧肥甘被輕煖是庖饔縫染之人之所供者也至其疾病瘡瘍之作則必賴于醫焉醫之于人也歆之以苦口之藥而然之以炙膚之艾投之以刺體之針而薄之以傷肌之刃誠不如肥甘之嗛其口輕煖之便其體也然非是則無以治其疾而全其生古之為天下者設司農之官典教之職外有守令

而内有公卿所以輔君而教養其民者是庖縫之類也然輔之或悠其道養之或謬其理則必有繩其愆糾其謬而後歸于治焉此法家拂士之所以不可無也古之人或郤姬坐或引帝裾或頭觸乘輪或額叩龍墀或入閤而爭或叩鐶而呼或上十八疏或進十九章或言紀綱五事或陳利害十六事而天子為之改容羣僚為之側目猶醫之用藥艾針刃者也是豈不知將順之為美和同之為安哉不如是則疾不去

疾不去則王心不寧為有大患存焉耳若醫不用藥而姑佐庖縫之人以供衣食豈所謂醫哉故曰膏肓純白二竪不生是謂心寧房闥清淨嬖孽不生是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竪藏焉是為篤患故治身治國者惟是之畏非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曷足以語此易曰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剥有厲何也葉子曰寵奸者切身之災也信

佞者刺心之疾也趙孝王時客有見王者曰世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嬖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為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暉于外其賊在于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于所愛真德秀曰常人之情于所憎惡則謹為之防于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桓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豎而非楚

也秦始皇能却强胡卒之滅秦者中府令髙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托身于王而能禍王若蟾蜍托身于月而能食月也程晏設齊寇之對亦曰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風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摇尾以麾之及鼷鼠食之而不知其痛也鼷鼠一牙豈不甚于蚊

蚋千嘬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是故世有毒石者食之則枯竭其氣血傅之則潰腐其體膚世有小人焉内之蠹壞乎心術外之虧喪乎德業無所往而不為鑠且銷者也是以君子惟遠之不暇焉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奈之何其信之乎國亡無日矣桀信于妹喜斯覩而不知關龍逄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信于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

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誹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者也楚大國也使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則吳得敵之于長岸敗之于雞父至于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子南見殺于其君郤伯見逐于其母皆是物也秦二世欲悲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不越歲而告亡古人拜相而人人

喜悅明主則曰人情賢于夢卜晉齊王司馬攸德望日隆而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于武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于是王渾司馬駿李熹羊琇王濟甄德果切諫攸卒不留噫其與以人心為向背者異矣利口之覆邦家如此後唐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

忠壯之助以俳優之説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不旋踵而滅梁者適當梁祚告終之期朱温惡積之候也若梁主友貞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此則理之一定無能逃者可不慎乎易曰孚于剥有厲

上六引兑何也葉子曰小人之引其類者昌其黨也驩

兜之薦共工楊畏之舉蔡京是也其引君子也餌之而欲食其肉也蔡京之于司馬光韓侂冑之于趙汝愚是也始之以為掌中珠而終也視為几上肉則亦不憚下之卑而求之切耳然惟君子之于小人也遠之若蛇蝎而處之以寛恕夫安得而入之哉彌子瑕因子路以求主而孔子曰有命王驩因公行子以納言而孟子欲行禮悲哉二子計徒狡而心徒切也易曰引兊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何也葉子曰散而必合者天之時也合散以道者人之事也天時乘矣而人謀不臧雖欲聚而不合雖或合而終散矣是故亂從天始非吾我之力所能扶禍本人成非都邑之政所能揆必也知先施告報明神以為誓必也識重務卓立根本以為基乎管子曰順天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陸

贄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支幹顛瘁矣又曰王者畜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又曰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命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臧否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嗚呼其知所以合散之道矣高祖太宗有分羹脅父之忿則又何知祖考之當尊陳勝項籍惟暗質小知之逞則又何知當

務之為急其惟武王乎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既而祀于周廟侯甸邦衛駿奔走執籩豆其所以啟天下之精神者機莫先焉反商政政由舊釋囚封墓散財發粟歸馬放牛列爵分土建官位事其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務莫要焉其次宋主受大命而首建四親廟贈韓通死節遣使賑貸于諸州庶幾知所以合散矣易曰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初六用拯馬壯吉何也葉子曰身所以濟難馬所以濟身逢難不救坐待其斃矣救難而弱焉載胥不及溺乎襄陽之會先主無的盧則為檀溪之溺鬼張繡之難曹瞞無絶影則飫清河之鼈黿焉可以不壯乎是故不患時之難而患不能救不患不能救而患無其人不患無其人而患無其哲不患無其哲而患無其順知人而敬奉之目于胥井而出之矣難何有不濟乎信從何平從無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玄齡

濟亂之功何如哉若司馬師殺李豐豐弟翼為兖州刺史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問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然則殺身非不幸矣易曰用拯馬壯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何也葉子曰濟難以人和為基本避難以地利為據依太王避狄人而無岐周襄子避知伯而無晉陽不幾于殆乎劉玄德之奔小沛新野

也弱而不足振其奔荆州也暗而不足依奔許昌也
險而不可恃奔壽春也陋而不足憑孔明以為必跨
荆益據漢中然後足以成鼎足英雄之見固如此易
曰渙奔其机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何也葉子曰見天下之義者不有其
身者也茍有吾身則吾身之外無利凡天下之利皆
身矣而何有于父子何有于兄弟乎而况于天下之
人乎昔者晉文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衰先娶于

狄曰叔隗生盾衰反國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
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
隗為内子而已下之其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
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趙盾
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夫君姬
氏以盾為賢固請于公以為嫡子是愛子以才而已
子不得與不有其子者也母之賢也趙宣子以括為

君姬氏之愛子使為公族大夫而已為旄車之族是報母以德而已子不敢專不有其身者也子之孝也母賢子孝不亦去利而見義者乎杜太后欲以均孝望諸子而匡義則悖矣欲以均愛望諸兄而光美則死矣吾身之可愛而夫人之身不足死也悲夫然則公而忘其私若范文正不顧在吾之能否國而忘其家若富鄭公不問男女之生死君而忘其身若諸葛武侯不惜終身之流汗寧非見天下之義自吾身始

皆當不顧而為之而況吾身之外者乎故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得行矣易曰渙其躬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何也葉子曰精白一心以事上者人臣之職分也吹噓萬象以同天者大臣旋轉之規模也昔者春秋于祭伯来朝而不言朝祭叔来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来赴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絶私交之弊息黨錮

之禍而昭一統之權者也人臣之事君而可不散天
下之黨乎故曰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是故去河北賊以郡民
之居去中朝朋黨以寧王之心臣道之大光君子之
急務也然而散一已之黨易使天下散其黨難散天
下之黨易使天下之黨聚而歸于君難呂大防秦人
戇直無黨范祖禹師事司馬光不立黨可矣而洛蜀
之黨固在也韓愈前不汚伾文後不汚牛李可矣而

伾文牛李之黨固在也李絳裴度歐陽修力排天下之黨矣而未必天下之黨皆傾心以事上也散君子之朋于朝使秉忠以事一人散小人之黨于野俾精白以承休德其惟伊尹周公乎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一德一心以定厥功非旋乾轉坤之力經天緯地之功曷足以語此孔子亦然蘇子曰孔子以羈旅之臣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

疑其害也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彼晏平仲者亦切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嬰能知之而不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嗚呼是豈可以易言哉易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何也葉子曰濟天下之難有二道不動其機不可以一天下之志不懐其生不可以收天下之心唐之代德播遷流離困已甚矣

一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由是天下之民頓忘前怨痛心疾首爭先赴敵不踰月而歸二君于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矣唐至代德猥庸削弱不支久矣一用崔祐甫楊炎之言以淄青獻錢賜將士以自今財賦歸左藏使將士人人感上恩以懷一路斯民之生由是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李正已乃大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矣嗚呼孰謂濟難而無其道乎雖然動其機

矣而不恃之以王者之信若趙光奇之對唐德宗曰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天下無所據矣故管子曰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措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國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其機何以動乎懷生矣而不本之以王者之公若惠王之告孟子曰河內凶則移其

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内河東凶亦然斯民無所有矣故傳子曰有及人之小惠而無濟世之宏功畧民間之虛利而無府庫之開發靳有司之出納而窺遠近之趨從則天下之所啗而已矣其生何以懐乎必也如漢高入關而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唐髙祖克長安而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民如安堵而世守之為一代恒久之法必也如武王之克商而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宋祖之開國而發倉賑給親解御

用之物以賜人而大為有孚惠心之惠斯其為濟難之道乎不可以不審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何也葉子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而不定者殺傷之未去也爾戈爾干之稱比未已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事猶存四海若之何其平哉民生之所以分崩離析而不合者王心之未寧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曰肅將天威夙夜祇懼民

惠若之何其安哉至于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投干講藝歸馬放牛殺傷去而天下定矣王心載寧武成垂拱憂懼出而民生安矣其仲虺伊尹華夏輔湯之後周公太公相武為周之時乎蕭曹佐高祖取天下投戈講藝與民休息順流與之更化房杜佐太宗定天下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太平之風趙普佐宋祖治天下收藩鎮之權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抑亦可以為次矣雖然若段文昌蕭俛銷

兵以為平忘備以為寧則亂而已矣易曰渙其血去

逖出无咎

䷻

節亨苦節不可貞何也葉子曰天下百物猶之水焉不為之限而止必至奔潰四出而不可救是故制度品節之說興焉限民財所以防濫限民欲所以防淫限民行所以防縱限民心所以防侈不濫不淫不縱不侈然後亂不作而天下安民斯定矣故曰致治之術

先屏四患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壊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壊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越軌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四患屏而理道適矣雖然過則澁澁則窮天下之弊極之于其窮故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

子以為隘矣故曰縱民之情謂之亂絕公之情謂之
荒然則如之何而可限以防其奢中以示其則齊以
禮一以制上下有分名器有等高之不得亢而奢卑
之不得固而陋斯其至善矣故曰興農桑以養其生
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備以秉其
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二帝三王之因革損
益所可考而知也求其實其禹之無間然乎易曰節
亨苦節不可貞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何也葉子曰豹非不欲變也而為南山之隱龍非不欲見也而為北海之潛豈豹與龍之志哉時焉巳也故君子之居世深藏以不出以門外為等閒静伏而不動若酣寢而不顧非楊氏之為我不以利天下為也謹守其身俟時焉耳矣不然顔氏之陋巷曾子之藜藿原思之環堵天下之蠧物也豈聖人之徒與故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君子㫰諸

易曰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何也葉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豈一體之偏枯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哉時至而不行是為天下之蠹物道成而不用是為迷懐之忍人聖賢弗為也是故狥罷使之方則漆雕開可以仕急拯救之義則諸葛不當隱苟不知此舍堯舜而巢許矣知長幼而昧君臣矣而可乎易曰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何也葉子曰身欲節節以勤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文王猶勤而況其他乎家欲節節以儉語曰與其奢也寧儉大禹猶儉而況其下乎不勤不儉反節為侈則人惡其盈鬼瞯其室國人賤之室人徧讁將能泰然而已乎詩云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又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趙嬰欒黶伯有公孫戌之徒至于見殺見逐而不容于天地之間追誦白首而不悔也故荀子曰令人之生也方多畜

雞狗豬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于是又節用御欲收斂畜藏以繼之是于已長慮顧後幾不甚美矣哉若夫偷生淺知之屬曽此而不知也糧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凍餓為溝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

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烕遥遠矣非熟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是故管氏之政罷民無伍罷女無家士三黜妻逐于境外女三出嫁入于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于鄉不如為善于里與其為善于里不如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身之計莫敢以終歳為議皆有終身之功嗚呼若是而何不節之有不然若何曾日食萬錢子劭且食二萬

孫綏及弟機羡侈汰尤甚卒以驕奢亡族可不戒哉

雖然王戎身位三公而自執牙籌常若不足其妻日

令人負糞過庭戎弟諫而嫂欲笞之則又非人道矣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四安節亨何也葉子曰君有玄默恭儉之心而臣接

之以收歛撙節之道上有納民軌物之令而下順之

以先意敬恭之誠臣工不享其福而天下不蒙其賜

者幾希矣文王克勤克儉而周公承以几几之忠文

帝恭默節儉而周勃承以寧壹之政代宗敦本貯實而楊綰濟以清德之輔民生之不厚民財之不阜者未之有也不然上有美德而不能將順以成之其何貴于為臣哉昔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誠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過江則為侈矣今敵寇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為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

天下之重者當保定國家緝熈政事乃以修宫室為能耶安不能奪故綔彪之之世無營造夫大臣當國不能上承僉德乃欲以土木為功能謝安之賢而云此過矣雖然公孫布被之詐揚雄𣏌䍐之偽則不免惡賓之譏天下後世之議亦豈所謂安安者耶君子審之易曰安節亨

六五甘節吉往有尚何也葉子曰荀子有言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産取民者也未及

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理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其所以為修禮者乎禮則中中則正曷過不及之有焉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嗚呼其斯以

為大中至正之矩三極之道而天下萬世之所共由者乎非堯舜三代之建中而建極不足以語此易曰

甘節吉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何也葉子曰遊方之內者其道貞而不窮遊方之外者其行堅而難入貞者遲緩而甘和堅者疾迫而苦急巢父聞許由之言而洗其耳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成公趙不得生刺宋成公而立槁于彭山之上管寧坐榻著膝處皆穿范粲

三十年未嘗開口世之所不可準亦世之所不能堪而亦世之所黜而姍笑者也然人則苦而已甘之彼方難而吾易之不怨不懟不渝不困不可為法于天下亦足繩墨其一身又何不得其心之有哉易曰苦節貞凶悔亡

葉八白易傳卷十五

葉八白易傳卷十六

明　葉山　撰

䷼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何也葉子曰無謂物頑至理相關無謂物惡天幾相錯鷗鳥知海客之機心則䲭魚之馴也在韓公不為誑天吳知江客之暴行則滹沱之合也在王霸不為誣故至誠感神明亦可通頑冥至誠通吾我亦逮水火哉一心之誠乎夫何所

往而不得乎何也聱隅子曰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被人道之極也傳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氷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晉靈公不道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隗囂儆杜林林不屈遣客刺

之見其身挽鹿車載致弟喪戚戚不怠客感其行義
假其命而去唐太子承乾不道于志寧切諫恨之陰
使張思政殺之思政見其親喪致哀憔然苫塊遂不
忍殺至哉誠之足以感物也雖頑何弗格焉漢蔡順
事母孝王莽之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遇賊
詰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因取米二升以與
順後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適其舍順伏棺號哭火
越至他室順獨得免梁尚書郎庚子輿性至孝其父

域守寧蜀卒子輿奔喪還船過巴東時瞿唐秋水甚漲子輿叩天水為輒退舟既過水漲如初行人語曰灧澦如牛本不通瞿唐水退為庚公嗚呼孰謂至誠也不可以感神而極誠者不可以感物乎雖然道貴誠誠貴正弗正則為誠之愚既愚則為信之賊單豹之不免于虎尾生之不免于水則亦何利之有焉昔者潞王從珂至陜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欲歸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来且至矣相公宜

率百官至穀水奉迎乃于天王寺召百官中書舍人
盧導至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導曰潞王入朝百官
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
乎道曰事當務實嗚呼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
人而欲就實作功此无妄之往而天命不祐其何以
行之哉是故寧詐而正無不正而誠劉曜遣劉暢率
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暇為備乃遣使詐降暢
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

禱于子産祠使巫陽言曰子産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易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何也葉子曰君子之與人也貴信其欲信也貴審其既審也貴專與人不信則交不以道雖合必離欲信不審則比之匪人身名俱辱既審不專則二三其德動罔不凶陳登父子之事布不信也荀彧兄弟之佐操不審也鄭僖公君臣從楚者六

歸晉者五乍楚乍晉不能自立不專也君子所不齒

焉其惟公瑾之于仲謀雲長之于玄德乎誠相與正

相遇百説屢諭而不變斯固千古之英傑已易曰虞

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何也

葉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一德之孚

自有出于聲應氣求之外淮南子曰天之且風草木

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

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然則舜在畎畝之中而玄德升聞則側陋之揚所不能已伊尹耕有莘之野而道彰厥世則三聘之勤不招自來孔明居草廬之中而聲勝荆襄則三顧之頻勢所必至于是克協堯心咸有一德歡同魚水以成千古君臣之契豈非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哉何也機動則不可禦情投則不容間至誠之道無有遠近幽深之阻故也然則驗之物靈應感之

性通諸秉彜好德之情莫不有然者矣夫豈有所勉
强于其閒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何也葉子曰漢高祖有
慢有改人皆曰慢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性明達非
也慢者資性之蔽改者得人之功也高雖豁達大度
矣而三傑陳樊周灌之徒其所爲補偏而救弊者庸
可少乎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謂之左則左人謂之右

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于溝壑矣故曰兩驂相扶不傷墻木則隨胥井然則已無定主而所遇者又不恒進退何所據哉是故房杜以謀斷而相資姚宋以通守而相濟則治矣衮紹寛而無制猛而不斷黜田豐沮授而信逢紀審配郭圖天下軍機時無定計是以既欲伐劉又欲伐曹進退不恒趨舍失據卒致官渡倉亭之敗也豈徒天命亦人事哉故曰悚疾者不可使為醫行穢者不可使畫法自一身而推

之天下莫不皆然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何也葉子曰人臣不患于勢位之逼君而患于朋黨之傾國管子曰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于法此先聖之所一民者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若是而其主有不安臣有不得其所者哉是故一己之威權雖戚斂戢猶易羣臣枉之附和不驅禍敗非輕子南為令尹有寵者八人卒而罹

于車裂遂子馮為令尹有寵者八人申叔所以去之欒盈以得士奔芮伯以多寵逐子然子孔士子孔以三家如一故及于難皆是物也王伾王叔文用事于順宗之世而與八司馬結為死黨竟流竄而死豈非萬世人臣之監哉衛青不收揖客張安世不許郎遷王曾不受私謝葢有以識此矣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

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論議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于高駢崔胤之于宣武昭緯之于邠岐者矣春秋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禍哉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何也葉子曰古之君臣之相與也君必知其臣而任之專然後可以得任咎之志臣必量其君而為所任然後可以殫盡忠之心書曰惟尹

躬曁湯咸有一德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夫然後伐夏救民之功成嗣漢配天之業就君不信其臣而用之是姑試一擲輕棄其國而不恤也臣不信其君而為所用是強所有事輕棄其身而不顧也嗚呼前之為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後之為肅宗聽賀蘭進明之譖既疎房綰矣而又任之為將帥綰以讒見疎矣而猶以討賊為已任

請自將以復兩京甚之為安重誨專大權中外惡之

重誨懼求解職唐明宗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

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尋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

馮道請解其樞務趙鳳請留重誨如故夫重誨不得

于君則當奉身而退明宗不信其相則當聽之去而

保其終既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

變邪是故君臣之間不以誠而以猜不以心而以術

鮮不均失而胥敗矣昔者後唐明宗問趙鳳帝王賜

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禄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然則君臣之所以相與可知已矣雖然宋神宗注意以望太平而王安石亦自以太平為己任君臣交契不可謂不至矣而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此又何貴于相信邪此有孚攣如者固君臣之美事而必孚于嘉者始為天下

蒼生之福也易曰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何也葉子曰與物之道信為主主信之盟正為先信非所信而不知變小則價事次則隕身大則喪國亡天下矣漢高不失鴻溝之約而從張良之言卒開漢業知所變也苻堅不食慕容垂鎮慰北鄙之言而逆權翼之諫卒為所圖噫彼豈知反經以合道旁行而不流者乎執小節拘大義徇小信暗大道竊宋襄陳餘之餘緒以當天下之大機幾

何而不敗哉何也彼見夫二帝三王以誠馭天下之道如天地之貞觀而不遷如日月之貞明而不眩而不知吾之硜硜也不知吾之硜硜而言必信行必果不亡何待邪是故鳳凰鵬鵾鳥也樊籠之雞見其一舉千里或九萬里而六月息也以為吾亦欲似之然而不知其材之不美而力不逮也尋丈之間倏忽之頃而中空之隳立見矣此其自執固異于反覆譎詐萬變千態者之所為而信不好學蔽賊而禍其去彼

也能幾何哉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

☶☳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何也葉子曰威強果毅之才勝者天下無不勝之任故曰德行恒易以知險巽順畏怯之氣勝者天下無不得之心故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知險者可以當世變知阻者可以履時艱遭變事者可達權履時艱者能致曲天下之事庶幾有就乎雖然恭而無禮則

勞勞固巽順之甚者所當戒慎而無禮則葸葸又畏怯之過者所不免也可無持平守正之則乎不然則諂而無所容餧而無所成矣此脅肩諂笑曾子所以病夏畦而聞斯行之孔子所以進冉有也雖然無所不行者達權之宜審已量力者致曲之道是故致曲之道小有所事則可大有所事則不可傳曰將鄭是訓定豈敢辱候人又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可也不然而為宋襄公以亡國之餘與強楚抗霸欲主天下

之盟禍其得免乎致曲之道卑有所就則宜髙有所
舉則不宜傳白先為之弱又曰犧牲玉帛待于二境
以待強有力者而庇民焉可也不然而為齊頃公處
衰弱之世而以笑辱之故與強晉為釁敗其可得免
乎嗚呼此齊景之所以可尚也易曰小過亨利貞可
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何也葉子曰貪而不反顧者小人之心
也驕而不自克者卑末之志也乘陰勝之時得強援

之助其心貪而獵高位也有施施外来之情其志窮而鳴豫悅也有揚揚閭里之氣上而不能下氣驕而不克順若斥鷃鸒鳩之鋭其翼然不量其力之微一飛而欲翔千里擊三千息六月風九萬而不知其中空之墮也倏忽矣夫天之高十九萬里九萬里天之半也鵬之飛也去天之半而况斥鷃鸒鳩去鵬九萬里者也溷濁之穢而欲擬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遊于無窮此明明之所不容也申侯之殺于鄭里

克之殺于晉夫豈其不幸哉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周勃有驕主色而折于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于汲黯之死義則有以剪其翼矣易曰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何也葉子曰人臣所遇非其時而臣節得以無靡者一則操已有忠亮之節一則遇人獲貞白之儔能立忠亮之節者九死而不回百折而不靡矣靡所止居者而無賢

人君子之遇臣道不幾于廢乎漢末之世四海鼎沸羣雄竊據半為漢賊孫權據有東吴使不敵曹操而連劉備則亦無君之逆儔矣幸因魯肅孔明之言不畏曹之强而以為仇不棄劉之弱而以為親赤壁一勝足以快千古而定三分留漢家以數十載之命也不亦臣哉矣乎嗚呼君臣之際亦嚴矣雖然豈特仲謀也哉雖曹瞞之奸已殺楊奉董承矣然内之有孔融之憚外之有孫劉之梗則亦終其身不敢取漢之

天下以周文王為名所遇之有人也嗚呼君臣之際亦嚴矣哉衛獻公出奔夷儀而士句與孫林父會于戚魯昭公客寄乾侯而荀躒與季孫意如會于適歴釋君助臣卒遺千載之罪以主之者荀偃弑君之賊范鞅叛君之臣故也不遇其人者禍乃如此哉象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何也葉子曰管子曰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微謀外泄之謂也

伏冦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然則盜憎主人其伺之也甚密邪惡其正其窺之也必深君子于此而可以自弛乎法網之密猶漏吞舟之魚縛臂之堅尚中蠆尾之毒自弛則自敗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子西獨以為莫我親舉朝皆以降兵為不可狎費禕獨以為不必忌關侯在荆州陸遜之陸口為書與侯稱其功伐深自謙抑為

盡忠自托之意侯大安無所復嫌稍徹兵以赴樊孫
權遂發兵襲侯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
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
召新軍諭㫖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
叔元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
趨使牙絳方宴遂遇害君子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
相不去未為無眷眷之意歷敬穆為僕射至為逢吉
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

率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不禮焉則睽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亂作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豫備之素矣豈年老而知衰乎何處經遭變之交舛也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何也葉子曰謙謙君子可以涉大川悻悻小人豈所以先物陰過之時茍有過恭之人則已不肆而物不忤出不悖而

來不違或戕之禍于是而可免矣何也衰其多則上人之氣已除益其寡則下人之慮已極此正稱物平施之道守已接人之宜也不如是而一失其則焉則人有所不堪而事有所必敝不亦顛危而可戒乎文王之文明柔順以蒙大難周公之避居東都以告我先王知是道也雖然聖人與世推移而俗士若不知變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四德並運者天道之神貞而不諒者君子之哲天下事其可

以執一為哉時當柔也執恭順以終身持無為以沒齒可也柔當益也晦其明以利艱貞用史巫以巽牀下可也是故蕭何勸漢祖之王漢中不為屈苟不當柔而用剛則馮河之勇可少乎苟不徒剛而用過剛則武人之貞又何病乎是故趙武雖有仁人之心而尋宋之盟不免祁午之所譏天下之事胡可執一為也文王之文明柔順周公之避居東都知柔知微也其一怒安民罪人斯得知彰知剛也噫非天下之至

變何足以語此唐崔鄲在陝以寛仁而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在鄂嚴刑峻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慓狡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要葢謂此也嗚呼其亦庶幾乎此矣易曰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何也葉子曰發政施行滋萬物而澤天下者大君之宜也選賢任能顛其頤而上施光者則哲之功也仁不足以通天

下之志義不足以斷天下之疑禮不足以定天下之業知不足以察天下之幾則大之不能汪潤乎天下次之不能浸灌乎一方膏澤屯而威權弛矣乃欲竊下賢之虛譽借求士之空名高飛于霄漢者不能射也而取諸土棲之微萬里之鷹揚者莫之致也而鈎之乎穴處之渺雲龍風虎之會果若是乎昔者陽晝教子賤以釣道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魴也其

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楚將伐陳問帥于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

息朝秦蔡封畛于汝惟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夫不為子賤不師陽晝不求魴而求陽鱎不從子高不從天與不求令徳而求賤夫不能恢復中原而區區求乎東諸高閣之人若晉康帝不能長驅北冦而區區乎六丁六甲之醜若宋欽宗其何以有為于天下邪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

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何也葉子曰天下一理也不與理遇直過之而越其分天下皆人也不與人遇直過之而抗其君此豈天人之所容與哉何也不安其分者覆墜之道也不恭其君者刑戮之民也齊莊伐衛將伐晉崔杼諫弗聽陳文子見杼曰將如君何哉杼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夫君臣之分等之天地君猶不可過而崔杼以惡過其君是有無君之心而動于惡矣得死為幸何以棠姜之故哉嗚呼此萬世人臣之戒也老子曰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出位之禍一至此哉故曰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易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

是謂災眚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何也葉子曰日之方升駸駸大明既中之日無幾烜赫川之方至奔溯作勢既滿之川其流涓涓何也方興未艾者勢益而盛既盛而極者勢定而止理也驗之造化人事莫不然矣是故戡亂之功成無復加其成履平之治定無復有于定德教之沛然豐亨而豫大如斯而已矣其進能幾何

哉君子于此可以慎持盈之道矣懐日中之戒守欹
器之訓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執之以永貞而不移無
怠無荒若益之戒于禹不見是圖若禹之訓其後慄
慄危懼若湯之惕其心克自抑畏若文之終其身則
幾乎其不蹶矣不然始雖盛而終必衰初則治而末
必亂固雖天道亦人事矣嗚呼此聖人所以貴至誠
無息之道君子所以有自強不息之功天德備而王
道永矣伯者弗之能知倏然而光歘然而絶如電之

起如漚之滅故説者謂葵丘之盟為桓霸盛衰之機葵丘以前如月之自朔而至望葵丘之後則由望而晦矣故自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却狄盟召陵怗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定及乎葵丘而霸業極盛矣桓而知持盈之道厲不息之貞王道不庶幾乎惜乎器小而量褊不覺志意之驕溢無儆戒之盛德而有震矜之鄙心是以陽穀之會肆于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不

恤謀鄙無成而霸業衰矣豈能免于四子之亂乎吁此盈虛消息者天運之自然而持盈守成者聖修之保障不然若秦滅六國而卒自亂隋取亡陳而卒自亡亦安貴于成事而濟邪易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何也蘖子曰清淨寧一守而弗失周勃所以為得順流之宜休養生息平易安靜霍光所以為知時務之要王道平矣稍進焉則膏之

軸折大川濟矣復涉焉則身之頂滅此庶績咸熙之後無復慎徽賓納之勤地平天成之餘祇承誕敷文德之喻矣乎易曰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何也葉子曰美玉在我無善價則懐寶而已矣無脛而自至不亦難乎我欲行義義不行則迷邦矣呈身而手援不亦鄙乎是故禮婦人之出入也必擁蔽其面孔父之妻過于路宋督得而見之曰美而艶于是殺孔父而取其妻是婦無

茀而行行不以禮也貞婦茀為也君子之進身也必由其道陳代萬章之説是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而往與孔父之妻何以異哉是故君子寧沒身而已矣雖然道在我無久廢之理時之厄有必通之機有莘之野非殉伊尹之地草廬之中非殯孔明之區君子亦何以皇皇為哉易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何也葉子曰古之聖賢處天下盛治之世也固當立威武之事以安

天下之民而亦未嘗不致困憊之虞以謹慎動之戒固嘗震奮發之威以作天下之氣而亦未嘗不持重畏之心以防用人之非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以陟禹之跡召公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亦奮然動震然起矣然而必曰率惟謀從容德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則古之聖賢夫豈輕舉妄動徒用其剛勇而已乎何也事不可易舉之故曰未治求治者寧已治

復求治者傾兵不可輕行故曰一朞之師十年之畜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力盡不然高宗嘉靖殷邦之君也鬼方魃魃小醜之國也伐之摧枯拉朽之勢也然且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強而憊而況不及高宗者乎而況逞威武忿不服貪土地荒寧騷擾小大咸怨反高宗之所為者乎然則非篤周祜而對天下不輕于赫然之怒非懼靡弛而慮陵遲不輕為變動之謀嗚呼居太平之世處極盛之時者其尚慎之哉昔

者桓公問於管仲曰兵甲大足矣吾欲從事于諸侯
可乎管子曰未可內治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
使鮑叔牙為大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為理甯戚為
田隰朋行為曹孫凤處楚商居庸處宋季勞處魯徐
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又將士八千人奉之
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
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
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

征之嗚呼霸者之不輕動如此而況聖人之道乎故曰愛四方之內而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救危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覩此而天下之事果可得而輕為之哉以唐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然後克之其難如此信哉用兵之不可苟也故曰天子不見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禍自此始矣雖然君子小人之際尤

不可不慎也得君子則為無窮之福悮小人則稔無涯之禍昔景進等請誅故蜀主王衍族黨唐莊宗遣中使齎勑往誅之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李嶼僕葛延寓告嶼謀反嶼自誣服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具獄上蘇逢吉改二十為五十字漢隱帝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酷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

人守視及飲食之其為仁不仁如此用兵之際可勝言哉可勝言哉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何也葉子曰有天下國家之貴者豫備則事有素戒懼則心不踈書曰惟事事有其備有備無患詩曰心之憂危若陟虎尾若蹈春氷備戒之謂也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君子曰恃

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其城郭浹旬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嗟乎此陶侃之竹頭木屑杜預之安不忘

危有以也夫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非善治之道也故曰禱于病後天已厭其德矣積于荒後地已藏其用矣禦于亂後人已蒙其殃矣事立于豫不豫則廢思患豫防貴于有備又曰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觀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善哉言也君子猶以為未也脉雖不病猶防其肥恃其肥而惟瘠之治或遺後艱不及救矣其在素問曰聖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岐伯之陳此道也善醫者莫先焉紀綱雖未亂猶防其安矜其安而惟危之理或遺後悔不及追矣其在周書曰若昔大猷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周公之宣此猷也古之善計天下者莫尚焉故曰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為之雖然儆載者救一車之任拯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輮軸于其上以為造不知輮軸之促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兎為走而破其玦也

因飾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愈疾是以君子審幾之為貴焉易曰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何也葉子曰商道甚微周勢日盛彼命維新此德不兢雖曰人為實天之命天命不常歸于德政時哉時哉幾不容並故雖不敢謂祭無益亦曰吾方致孝鬼神其如上帝之不蠲天心之不享吐之而已矣彼有明德以薦馨香能無居然之歆已乎此商之所以亡而周之所

以興天之命時之會也聖人何與焉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何也葉子曰治之終亂之始也保治以德無德者荒荒之甚亂之起也克亂以才無才者死古今小人當承平之日茫然不知持盈之道方且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若蔡京太平為娛之說若蔡攸及其禍起而不可支則才不足以排難亂生而不可解則知不足以謀安載胥及溺國亡而身殺矣陳朝老

論何執中曰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嗚呼小人之始于迷身而卒于迷君始于禍國而卒于自禍也如是易曰濡其首厲

䷿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蔡子曰有亂必有治者天之運也致治當克終者人之功也天厭禍

亂已開復治之機而人無遠慮不收畢治之功不亦負天也哉孫吳勝赤壁可以勦賊臣興漢業矣而不能遏老瞞之歸路遂成鼎足之形劉裕勝關中可以綏遺黎定中原矣而姑留一弱子以為守遂致旋踵之失晉武之怠生于平吳隋文之驕出于陳滅唐憲之侈起于淮蔡之甫定是皆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隳喪于一役僅成之後此所以為不善也大舜兢業于四夷來王之後成湯警懼于十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

通道而細行之矜猶故六服羣辟承德而佚欲不生如昨先王之處成功也如是而豈其微哉是故荀氏之書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踴水之機可使無降善主教者若兹則終身治矣易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不可得而必者時也有時焉而不能自治者鄙也昔者禹之時以五音

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而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喻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故司馬子長曰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

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易曰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何也葉子曰星之遇帝也有遲留木之遇梓也有拱向可以人而不奉天不如物乎而況于艱難之世剛柔之遇乎盡恭順之道持謙抑之心殺其勢而不張緩其進而不逼若霍光之擁昭也極其恭孔明之輔禪也極其恪慕容恪之佐暐也極其貞郭子儀李晟之事唐德宗也隨所使而不敢拂則

有以安臣道之常處地勢之卑自止其分而不過矣不然其不為王敦之向石頭桓溫之入建康乎是故興兵伐叛興救災分患亦人臣所宜為者而春秋于霸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以伐沈會大夫以救鄭皆深致其貶焉何也葢興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害諸侯擅之則有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于其國聖人見微知著故于二役深加貶斥示臣道之的焉耳可

不慎乎是故欲進而濟者貴乎才無才不能進則鄙有才而進者貴乎安分犯分不能安則凶易曰曳其輪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何也葉子曰君子于天下之事也舉之而能勝其于天下之難也排之而能平者才也不幸而才不足矣事不日至于叢脞難不日至于艱難乎不謀而動其動益窮無待而行其行愈敗則何益矣其惟奮志而厲氣必起一身之懦而礪百

事之靡冐險而犯難寧徇國家之急而不顧一身之危此壯夫之志而氣定之為也志可以帥氣人可以勝天不亦理勢萬一之機君子求其在我之道乎他尚何計焉是故闗張之翊玄德張陸之輔少主妨于才而厄于時君子亦嘉其志而悲其命之窮也已易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何也葉子曰有湯武之質猶貴于善反之功求反身之功不

得假因仍之習傳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嗚呼反之之功果不易哉是故伐國不易也伐魑

魋魍魎之國尤不易也馬援之征交趾諸葛之平南
夷極其苦心殫其勤力久然後服之豈易易也哉然
則克己復禮非怠緩所能至主敬行恕非悉軟所勝
任以敵人之功而自敵以伐人之氣而伐身庶其有
瘳耳中原之寇盜易驅一己之私慾難勝戒之哉故
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易曰貞
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何也葉子曰文王聖

矣而多助于四友之臣衛武公賢矣而儆戒于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夫已有聰明之德而復親賢士大夫以自益其有不成其德而造其淑性以底于至誠者乎語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記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傳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此天德王道之盛也非堯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之重華協于帝禹之文命敷于四海不足

以語此易曰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何也葉子曰

上有天德王道之君下有文武明章之臣内有禮樂

文章之治外有綏来動和之風治之成化之極君子

際此夫何為哉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兄弟則燕而棠

棣陳朋友則燕而伐木詠羣臣嘉賓則燕而彤弓湛

露奏和情于廟堂之上暢志于手足腹心之間斯帝

王之所以共享太平之盛者與雖然陳不忘戒詠不

忘刺奏不忘勸可也不知大義而惟知佚樂之是躭不為陳後主之湎狎則為唐玄宗之淫縱矣千日之擇一旦之樂而卒為亡國播身之禍豈知權衡之素定者哉是豈人臣所以引其君于當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哉君子之行義宜不如是之外也君子亦知所以慎之乎易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葉八白易傳卷十六